

生活是从常识开始的。

譬如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这个常识是我儿时守在收音机旁,听讲平书的刘兰芳说的,就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一直到现在,还将到永远。就像一个望云识得天气、看地识得收成的老农,所能告诉和提醒我的。它也告诉和提醒我:人是一块会生锈的铁。

在与时光的对峙中,锈是颓废的、没落的,就像最后搁浅的贵族,弥漫着传染病的气息。譬如一把菜刀,它所有实用的功能都体现在了它的坚硬与锋利上,正是锈站到了它们的对立面,像一个反义词,在不动声色中悄悄地软化它,默默地使它反应迟钝。有一天,我们忽地想起了它,拿起来一看,已经浑身长满了锈,摸摸沾满了手,像血。

生活中还有另一种锈,它来自我们的身体。

有时我们身上某个隐秘的部位,譬如膝盖间、大腿根、手臂上,不知何时突然多了一道伤痕。隔着整齐的衣服,这让我们十分费解,谁也说不清它的来历。我们在发现它的那些地方,譬如更衣室、澡堂、被窝里,傻傻地想着它从何而来,苦苦地寻着它不速现身的路线,却一无所获。其实待到我们发现它时,它业已结痂了,有时是一块,有时是一道,隆起在皮肤之上,颜色暗红,像干涸的血,是真正的锈。

亦或崩落了,它才被我们无意中发现。此刻,这一道伤痕,绽开细细的苍白的光,像皮上滚过的一条闪电,隐匿在皮毛之间,将自己藏得很深,不想被我们发现。但它的白,丢到黄土一样漫漫的黄中,就像霜降后结霜的土地,生动地暴露了它,招供了它。一块伤疤,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划皮而治,露出了血与肉的真面目。它张扬而嚣张,本来就不想藏起自己,而愿“招摇过皮毛”。它以纷呈的表情和形状昭示我们,却都面色鲜红,像最初的、婴儿的皮肤,吹弹即破。

也许直到一个或几个在漫漫中渐渐凉下来的夏天之后,作为一道或一块的它们,才会像一条条蚯蚓,努力挣身钻入皮肉深处,任何惊蛰的雷声都唤不醒它们沉睡的梦,任何丰沛的谷雨都动摇不了它们潜伏的欲望。

夏天不懂得什么是历史与记忆,也不知道什么是忘记与背叛,它理头如一头老牛,屁股后面拖着犁铧,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将那些伤痕翻到了地下,不见天日。

一次,我去理发馆理发。我是那儿的常客,那个仿佛无所不知的刘姓小伙子,熟悉我的头顶就像熟悉他的手掌。每次我环着一条又长又大的围巾,像幼儿园一个等待开饭的孩子,他站在我身旁,不时地移动,从左侧到右侧,又从右侧到左侧,手上不停地为我修理着不断疯长向上,快要埋葬和湮没我的荒凉时光。这一次,他烂熟于心的记忆没有走错路,他娴熟的手艺也没有发挥失常,只是,我的后脑勺间,靠近头顶的左侧,不知何时鼓起了一个包。我看不见它,仅能凭借手指轻轻抚摸它,指尖与发根接触后,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悬在旷野的半空中的电线,漏电后与空气碰撞发出的呻吟。我很快断定它是一道伤痕,凌驾在头皮之上,因为它摸上去有些疼,从头皮开始,这疼像触电一样,迅速过到了我全身,叫我不寒而栗。小刘仍然固执地坚信他的记忆与经验,他的推剪豪放地推进收割,反反复复,直到触上了这道伤痕。在所向披靡的推剪下,伤痕无疑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它被掀翻后,推倒了,大概由于连着某条纤细的血管,鲜血被引爆了,不可遏止地涌出,捋着凌乱的头发像一条雨丝,沿着后脑勺垂直的下坡路,一口气涌了下来,钻进了脖子里。小刘吓坏了,先引我到水龙头下用水冲洗,又叫我用卫生纸死死地摀住它,血终于止住了。

怀念故去的亲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经历。这经历,大多是痛苦而美好的。每逢清明,我们兄弟姐妹几家都要聚到一起,去给安葬在郊区的父母的墓碑祭扫。然而,这些年来,我们或早或晚,都是错开清明节这天的扫墓高峰,有时甚至一晚就晚过了七八天。站在父母很普通的墓碑前,我们全家十几口人,丝毫没有因迟来祭扫而感到心中不安,更不会因父母的墓地无法与别人家的豪华相比而内疚。之所以这样,都缘于墓碑下安眠着的我们的父母——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劳动人民,他们是生前总会体谅别人、体谅儿女的善良朴实的双亲。

母亲患肺癌去世的时候,我刚刚14岁;而更让她揪心的是,下面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可想,母亲是带着怎样的牵挂撒手而去的。此后的日子里,父亲一个人靠他每月50多元的工资支撑着这个6口之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终于有了一次长一级工资的机会,一位同事劝他,不要长这一级,现在国家每月给你家的困难补助比这一级工资要多,你长了工资,补助就可能申请不下来了。父亲很是感激,于是把指标“让”给了这位“好心人”。其实,涨工资是长久的,而“困难补助”是暂时的。多少年后,我们和他“理论”起这事儿,父亲却执拗地认为人家是好心,并教训我们道:“多记着点人家的好!”

我们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后,家境明显好转,可这时的父亲已经病倒在床了。记得父亲做完手术后要出院了,那时想叫辆出租车是件难事,我找到我供职的报社车队,想要辆车接老人出院。恰巧,总编辑王立行准备外出开会来这里坐车,他听到了马上说:“你上我的车,我外出下来去开会,你们去医院接老人。”就这样,父亲第一次坐小轿车回家。当他知道,这是报社领导用的车时,一再要我谢谢人家。下次见面又问,“谢过人家了?”

父亲是20年前带着欣慰、带着满足离开我们的,因为他的5个儿女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着;那年,我们刚给他办过80大寿,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而他最疼爱的小孙子已经完全“是他的人了”,谁和他顶嘴,他的“根”会立马站出来,怒斥道:“谁敢说我家爷爷不好!”

为老人选墓地时,有朋友帮忙,本可以选豪华些的,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是父亲的本意,还是让他和母亲合葬在普普通通的大众墓群中吧。这样,二老不会寂寞,更不会埋怨儿女。

又一个春天来了。照例,我们几家又在安排为父母扫墓的时间了。离开他们越久,怎么越发地想念他们呢?这个夜晚,我失眠了,于是,我含着泪写下了这首《父亲》:父亲是浓重乡音的絮絮叨叨,/母亲去世后,儿就总能听到。/于是他成了那间等你的老屋,/归来时水总开着,炉火正好。/父亲是你苦闷波段的听众,/你说完困了,他却再难睡着……/儿女们不曾想老人已来日无多,/病倒的父亲仍是全家的依靠。/终于有一天,父亲的絮叨少了,/那道目光也忽然变得很老。/他多想看一眼最惦念的老三,/可出差的三儿就是没有赶到……/而今,他已走得很远很远,/牵挂,长留给了老屋里的遗照……

但从此,这道伤痕就死心塌地地跟定了我。手闲来没事时,我就抚摸它,疼仍像触电一样,迅速过到了我全身。偶尔我狠狠心,试图将它连根拔起,待到我煞费力气之后,得到的只是更加深刻与猛烈的疼,一些痂被强行剥掉之后,仅仅一夜,又追随着太阳长出了,像野草一样。

倒是小刘,再给我理发,推剪每到了那儿,原本轻车熟路的收割忽然停滞了,变得小心翼翼了,绕着它缓缓地走,就像正在录音机里痛快淋漓地歌唱的磁带,一下子卡了壳,最后的音符像火山灰慢慢飘了下来。

我真的不知它的来历,也许来自某次碰壁,但怎么才能碰到这个位置,我想象和模拟了许多次,都无法做到,只好放弃了。

类似的伤痕从头到脚,是我们的身体在与时光的殊死

身上有锈(外一篇)

□简 默

搏斗中,沉积下来的斑斑锈迹。它不时地现身于我们的肉体之上,提示我们这就是被无意中忽略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天生爱以疤或痕的表情逼自己现身,告诉我们:你是一块会生锈的铁。

钟表匠

街角有个小伙叫旭东。他留着小平头,宽额头,窄下巴,小眼睛。从早到晚,满面红光,像是喝了高粱酒。

他开了一间钟表修理店。钟表店被夹在了中间,左邻是刻章店,右舍是粮油店。

这儿是十字路口,中央立着一个台子,像是一大一小两面鼓擦到了一起,周围刷着红与白的油漆。白天,一个穿蓝制服的警察站在上面,探出长长的胳膊,一板一眼地打着手势,牵着来往车辆和行人的鼻子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西通往火车站,往南一直延伸向比徐州更远的南方,转身朝北则回到了我们温暖的娘家——煤城。

我晒的是许多年前的芝麻与谷子了。

那时我在读初中。旭东是我的同班同学民勤的舅。民勤姓王,是一个女生,长得又高又瘦,扎着两只刷把子,左右摇头像两面波浪鼓。她最显著的特征是,脸上的颧骨高,仿佛是那两块骨头挑起了皮肉,天天向上生长。不知是谁懂得多,率先在她背后议论到: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这说法很快像瘟疫到处流传开来。

因为民勤,我想当然地认定旭东也姓王,就没想过他还可能是其他姓。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张傻乎乎的白纸,就像我的班主任说过的,吃别人嚼过的馍不甜,但我却乐意像吃别人嚼过的馍一样,接受并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这毛病一贯贯穿了我的整个成长。

钟表店沿街,一间房,一扇门,两扇窗。迈开大步,纵五六步,横三四步。里有柜台,有桌子,有橱子。到处都是钟表,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体积和形状,站着、坐着、蹲着、躺着、趴着、靠着,所有人能做的动作,它们都以时光的面孔模拟了出来,惟妙惟肖。它们中有些被修理过了,集中校正到了同一个时间,走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有些仍像来时一

样,胡乱踩着醉汉的步子,深一脚浅一脚,或在时光的漫漫驿道上,彻底停下脚步,背靠某棵一成不变的树,沉沉地蒙头大睡。还有些被锁入了橱子,就像被关了禁闭,在自言自语中摸黑兜着圈子。

钟表们有血有肉,丰富富有,秒、分与小时,这些从小到大,环环紧扣的单位,就是它们的血与肉。它们穴居在表盘里,像一个夸父,卖力地与时光赛跑。这叫它们的身体有时出了问题,不是血流不畅,就是肌体劳损,抑或器官老化。

旭东坐在中间,四周是怠工或罢工的钟表们,嘀嗒声连成一片,他却充耳不闻,仿佛它们与他无关。在这儿,他热衷于向每一个到访者谈论钟表的知识,同时出售全城最好的手艺。看到我去也不例外。他指着一只样子古旧、镀着琅琅的座钟,向我介绍着它的珍稀,它的精确,它的明亮。它的确像一个绝代佳人,逃脱了时间的无情法则,保持着永远年轻的容颜。他在啧啧赞叹的同时,也不忘低低一声叹息,感慨它像一头负重跋涉的骆驼,积满上世纪的风尘,终于掉队了,让他有机会接近它、抚摸它,像一个奴仆一样为自己高贵的女王服务。他痴迷而陶醉的神情让我相信,出了这间房子,他谈论最多的仍是关于钟表的知识。

即使是白天,他也拧亮台灯,坐在桌前,埋头趴在灯下校正时光,他似乎混淆了白天与黑夜,但他的视力却出奇的好,任何时光的蛛丝马迹都别想逃脱他的眼睛。一桌狼藉,一桌鸡毛,一桌乱麻,一桌飞尘,一桌琐碎,一桌齿轮,一桌秒针,一桌螺钉,一桌发条,一桌表壳,一桌表膜……这些都是我所看到的,也是目前他所面对的。这是一个开放的时光现场,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的洗劫,惨烈而冷酷,遗下的都是时光的碎屑,细微而无序。他却不动声色,像一个娴熟的外科大夫,操起各种工具,专注地修理它们,苦苦地校正它们。我仿佛看到许多不同的人,正被他无情地打开、修理、校正,有的再也无法复原,被时光狠狠地踹了下去。

我真的很羡慕他,时光在他手中是一只魔方,他可以借助双手,从任何角度、方向穿越它,进入它,譬如坐在它的背面,或在它的心脏当中,长时间地,一言不发地,打量着它,摆弄着它,然后凑近耳边,谛听它的心跳。

而在他的时光之外,许多人的时光正马不停蹄、脚不点地地向前,就像来去无踪的风。譬如我被忧伤浸泡和侵蚀的时光。

再见旭东,他已搬离了那间房子,寄身农业银行旁边摆了个流动摊子,背后是一条泥泞的小巷,蜿蜒曲折,通往他的家。

他在又白又亮的天底下,不再拧亮台灯,也不再谈论钟表的知识,却仍旧埋头趴在桌上,苦苦地校正着时光,出售全城最好的手艺。

从早到晚,他满面红光,像是喝了高粱酒。

后来,这一片儿改造拆迁了,他就连同摊子一起消失了。

时光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快30年了。不知小伙旭东被雕塑成了什么模样?

初中同学聚会,碰到了民勤,我试着问她旭东的下落,她一脸茫然,说不出来。

他见证了许许多多的时光,亲手打开了它们,校正了它们,修复了它们。

其中就有我那段青涩如毛桃的时光。

最终,他本人却像桌上的那些碎屑,被时光一扫帚扫得不知去向了。



片刻就融化了,一小片外面的世界就零距离出现了,但三五秒之后,那个世界不知不觉又消失了,又变得比原来更加的混沌了,白茫茫一团。一时,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冰冷让我变得犹豫,手足无措,这莫不是上天给我的一种惩罚吧?我半张着嘴巴,手举在半空中,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动作,心情沮丧到了顶点。

生?或者是死?我和爸爸终究是要选择一个字的。



这道选择题,世界上所有的亲人都必须坦然面对。

记得,爸爸在病床上度过了10个春秋之后,终于有一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轮流到医院里照顾老人家,心情非常沉重。爸爸总是拿话逗我们,“老大呀,你二妹夫他们上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又去新华那里喝酒去了?你们就不会学学人家老三?他可是烟酒不沾啊!”或者说,“我可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哪,你们可别把我这几个月的党费给漏交了!几十年前,我下放到偏远山村的时候,要不是党组织的那封证明信,我们家还会有今天?小三小四你们还能是大学生?”忽然又说,“你爸这几天的胃口特别好,你们赶快给我买大鱼大肉来!我们家过去一年也吃不

节令在深秋,大雁南飞万物飘零,半绿半黄的风,不仅吹皱了一池碧水,也吹皱了我些许枯萎的梦想。

今夜,在燕山南麓的一片大森林里,确切地说是在一座被森森林木保卫着的野性住所里浮想联翩。它的芳名,叫做木兰宾馆。

窗外,怀有心思的一轮明月在悄然踱步,我在高枕上,仿佛闻到了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桂子的清香。一片落叶又一片落叶,随风而落,并依时远别。夜,静极,灵魂也是。

思维的涟漪,于是扩散开来,联想也接踵而至。首先想到的是唐人张说的一首五律《深渡驿》,诗曰:“旅泊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猿响寒岩树,蛩飞古驿楼。他乡对摇落,并觉起离忧。”同样的夜晚,他在江边,我在山里,他在高枕上听到的是江水的流动声和猿猴的叫声,而我听到的是远方低沉的晚钟声。离忧,他也有我也有。我的离忧,是这一声又一声的晚钟声所引发而来的。

我的家乡,有一座林深谷幽的阿拉坦山,山上的阿拉坦寺所发出的悠悠晚钟,总是在半夜里隐隐约约传来,那是家乡人的梦境和催眠曲。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苍茫的、野性的、匍然而逝的晚钟声里度过的。那个时候总觉得,神就在我身边,仿佛一睁眼就能看见她的仙姿玉貌。我也疑心,假若没有阿拉坦山寺的晚钟陪伴着,我能不能长大成人?

童年的时候,不知钟为何物。只是它苍凉而安魂的波浪声,深深地吸引着我,世间所有的声响里,我觉得它是最为动听的那一种,也是最贴近灵魂的那一种。有一次在跌伤之后,刻骨的疼痛使我久久不能入眠,然而,在深夜里传来的阿拉坦山寺的钟声,一下子使我忘记了疼痛,在钟声的抚慰下,酣然入睡。后来母亲说,这孩子在前生,一定是一个敲钟的小喇嘛,对于痛楚,钟声要比止痛药管用得多,闻钟即好。的确,我与钟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渊源,至今,弄不明白为何如斯。

据说,钟是佛教的榼椎之一,当初仅仅是作为集众之用的,所以也被称为信鼓。在印度,还没有钟的时期,多半是敲击木制的榼椎来集合大众的。后来,钟也成为报时之器。钟有梵钟和半钟之分,梵钟就是所谓的大钟,又称为钧(吊)钟、撞钟、洪钟、鲸钟等。半钟的体积只有梵钟的一半之高,所以被称为半钟。

钟,对于修道有着大功德。因此,凡是敲钟之人,必先默诵《愿偈》,即《钟声偈》。

钟声,是为世间万物祈求福求安而存在的,它是功德之物。古代文人墨客,对于钟有过数不胜数的描摹。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里就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这般诗句,能使人灵魂安静,远离尘世。在这里,诗人营造江枫、渔火、寒山寺、钟声这样的谧静氛围,去安置自己飘泊的灵魂,这一点上,古人的确比现代人高明。

那年在太湖诗会闭幕之后,步张继后尘,去拜谒寒山寺,想领略一下寒山寺钟声的幽静和邈远,谁知寺院里钟声轰轰然不断,原来捣10元人民币,香客就可以敲钟三下,钟楼下讨钱敲钟的人排起长长的队,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和尚寒山和诗人张继,在另一个世界,不知作何感想?

当年出访匈牙利,下榻布达佩斯教授之家别墅,夜里静谧如水,只有马加什大教堂的夜半钟声不时传来,使人感到神的提示和护佑。同行的作家叶楠兄与我,因为时差,都无法入睡,只好上天入地地瞎侃。叶楠兄说,其实这钟声不应该仅仅归属于宗教与佛门,我总觉得,钟声一响世界就相对安宁起来。炮声压过钟声的时候,人心就会失去依托,感到孤单。我写一部战争片脚本的时候,幻觉之中,耳边都是炮声,眼前出现战争的惨烈场面,心里不免有些惶惶然、凄凄然。那时,我倒是渴望着窗外有钟声响起来,就像今夜。我以为,广义上的钟声应该是平安之音、和平之音,不该仅仅在教堂和庙宇里敲响。

我突发奇想,说,假若有谁在我们的珠穆朗玛峰最高处,安放一口巨型铜钟,日里敲一次,夜里再敲一次,来警示世人,求得和平与安宁,也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吧。叶楠兄笑起来,说,这纯属诗的联想。我也笑了,说,你言外之意是说我在说梦话,也是也是。

东欧的风窗外沉默着,偶有索索律动。夜很长,我们有时碰杯有时沉默,大饮布达佩斯生啤酒,一听又一听。电视开着,读不懂的画面文字下,传来坦克的轰鸣声,不知是哪个国度又有战乱了。

毕竟,现实与梦想,永远不会有相等的距离。

午夜时分,马加什大教堂的钟声又一次响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法国影片《巴黎圣母院》里的丑八怪敲钟人卡西莫多和美貌女郎爱斯梅拉达。同样的钟声,这里却演绎出美与丑的真正意义和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的不同命运所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主将维克多·雨果,赋予钟声以发人深省的多层面的内涵,无情地撕去了上等人的伪装。几十年过去了,巴黎圣母院的轰轰钟声,依然在耳,久久不去。敲钟人卡西莫多,也总在记忆深处晃荡来。

现在,燕山大野无风亦无雨,夜幕呈墨绿色,秋虫合鸣而草香四溢,木兰宾馆的高高阳台上,我披衣独坐,面朝东南。只因那远方苍凉的钟声,又一次穿越夜空随风而来,在我的心灵深处泛起一圈又一圈哲理的涟漪。此刻,有一种崇高、绵远、苍浑的情感顿然占据了我的心胸,并慢慢融在了我的血脉之中,这是钟声的韵律,它使我苍白的生命有了些全新的内涵。我站起身来,缓缓将右手虔诚地贴近胸口,随着钟声,为漂泊中的这一丸小小的地球和万千生灵,默默地祈愿。

微风习习撩衣。明月天庭掌灯。我侧耳,哦,啾啾何处钟,在今夜?

上两顿饭,今天,我得好好地吃!好好地把肉吃回来!”席话,听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感觉今天的爸爸变得特别馋、特别可爱、特别小孩子气,可是,笑着笑着,我们都被爸爸这些话哭哭了,我想起了全家人下放农村的种种艰辛,大哥想起了儿时带领我们几个拿旧塑料、牙膏皮换来的一块块麦芽糖,三姐她们想起了每年春节时老穿大一号旧衣服的那种委屈,是啊,生活令我们百感交集,感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爸爸终于没有挨过第11个春天,没有留一句话、一个字就走了。我一生心细如针尖的爸爸啊,您怎么就没有给我留下几句话呢?

我悲伤成河。原来这世上,有一条思念的河流是银白色的,它一生大爱,无声无息。

我举起右手的小拇指,贴近车窗的玻璃,下意识地画了一下,轻轻浅浅的一下,只见那里就出现了明晰的一道小世界。第二下,我用的是小拇指的指腹儿,面积明显地扩大了许多,世界也紧跟着放大了不知多少倍,在这温暖的时间里,我笑得很舒服。后来呢,我一个劲儿地画呀画呀,把眼前的车窗玻璃全都画开了,我发现原来白茫茫的雾气也融化了,哦,外面的世界真的变得太大了!温暖弥漫,冰冷消融,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陶醉的时刻啊!

车窗外,雾气阵阵袭来,玻璃上的小世界又将化为乌有。我好想留住这美妙的瞬间,可是,瞬间的东西真的全都留得住吗?恍惚之间,我朝着一个即将混沌沌池的小世界呵出了第一口气,呵出了第二、第三、第四口气,甚至更多口的暖气,暖气重叠着暖气的地方,竟然是一朵朵雪花——哦,银白色的雪花——严冬之后的春天的雪花啊……

这样想着,病就轻了许多,也就不再那么悲伤孤单,世界更是温暖了许多。

啾啾何处钟

□查 干